

姚瑞中「台灣裝置藝術」(2002 出版)節錄文字

我們也可以在另外一類的「散置物裝置」中，看到二手物品再回收的創作策略，來自汶萊的金門華僑方偉文(b.1970)1999 年的作品《喃喃》(圖 144)即為一例。從他早期平面繪畫拼貼加上使用現成物，就可以看出他駕御不同材質間的能力，近年來他發展出一套「日常生活集錦式」空間裝置，這些看似亂七八糟且不用花錢的「捨得物」，是來自於他日常生活中所收集的物件，包括：玻璃瓶、植物、種子、素描、膠帶、報紙、紙盒...等等，觀眾可能以為這堆隨處擺放的東西是垃圾，但此類作品企圖透過與「藝術品」的模糊界線，來拉近藝術品與觀眾的距離。在展場中央他以黑皮帶懸吊了一尊狀似人體的竹簍，上方掛著各式各樣形狀的透明玻璃瓶，裡面則放置透明的水，一方面增加重量以加強懸吊緊張感，另一方面隱射一種無形無色的壓力。在這個人形竹簍旁，同時也懸掛著一串以細木條及紙片構成的五個結構體，此結構體類似機翼的飛梭狀造型，而透過機翼所影射出的「飛行」意象，勾勒出對「游牧」生活的命定無奈，隱射他離鄉背井，從另一個陌生的國度(汶萊)，又回到同文同種、熟悉但卻疏離的故鄉(金門)，再到南台灣唸書(台南)。作品中透露出飄泊的淡淡鄉愁，而這個被竹簍框住的「人」不是別人，而是他自己的投射。

方偉文同時在牆上繪製了許多卡通狀對白框，但這些對白框內空無一語，沉默代表了一種漠然或無以名狀的啞口無言，牆腳擺置的石頭是他於海邊撿來的「捨得物」，一旁還有浮標與透明的地球儀氣球等；在這些主件的角落旁，他放置一台小型黑白電視，螢光幕裡什麼也沒有，只有雪花訊號斑點，與牆上沉默留白的卡通式對話框形成對照。這些陪伴他成長的「玩伴」：電視、卡通、漫畫、收集物....都成為他作品中的各項元素，各自在角落中自言自語、自得其樂。這些凌亂物件乍看之下並沒有任何關係，但實際上卻有一組因子組合成某種隱約的意涵，我們試著將各別物件所指涉的抽象概念加以串聯：竹簍人體(懸吊、飄浮、籠子所代表的拘禁)→植物葉子(自然的嚮往)→機翼結構(飛行、移動)→魚勾(與海洋中不知名生物的交會、引誘式獵食法)→漫畫虛線對話框(童年記憶、失落的對白)→塑膠輪胎(移動的工具、無止盡的滾動、網綁)→透明充氣地球儀(四處飄蕩的導航器、扁平的世界)...，這些物件的意義還可以一直延伸下去，構成他個人經驗界的生態體系。雖然他使用的物件通常是具象、且具有功能性，但他卻可以將其意義相互抵消或相互指涉，而產生一種抽象的氛圍。

也因為這個體系隨著他生活中的感受隨時都在發展當中，就像我們不可能日復一日過著同樣的生活般；因此，他的作品似乎沒有完不完成的終點概念，而是建構在一個模糊、未知，但卻明白方向的一種不確定感之上，而這種不確定的心理狀態，卻也構成他作品中自然流露出來的獨特風格。方偉文的創作方式與計劃型藝術家完全不同，他會漫無目的收集物件，完全根據自己本身喜好與直覺，不考慮

太多美學上的審美標準，由於作品是根據現場空間的感覺做即興安置，因此往往到展覽開幕前一刻還在更動，有些物件甚至是臨時在當地收集才加進去的，這種不確定性在不知不覺中，就構成他作品中一種迷人特質。沒有人知道作品最後呈現的狀況是什麼，甚至於連他本人也不大確定：「不確定的部分應該是說，並不太清楚整個展覽最後明確的模樣。有的時候只是徵兆、預感和簡單的草案，一切都是某種猜測和推敲的狀態，甚至只是一片空白。現場提供大部分的不確定性，它像某種工作平臺，可以進行整理、編輯或者重新去架構所有的東西。場域有它自身的真實和性格，通常會有些基本原則可以去被掌握。但通當身體置於現場，可能完全是不同的一回事。」¹

2001 年的作品《一天》(圖 145)則延用之前的創作手法，同樣是看似漫不經心的擺置，其實是經過細心佈局所構成的作品，在台北市立美術館三樓展場中，他放置著一台以木條構成的雙輪車，車子輪子卻是六角型的，並無實質移動功能，旁邊曬衣架上也懸掛著一些抽象的六角結構體，六角結構在自然界中是穩定且可擴張的一種基本單位，蜜蜂蜂巢就是由此結構所構成，但六角車輪並不能使車輛移動，此結構除了解消車輪功能性之外，也暗示一種不想再四處移轉，渴望安定的意涵；車子上則拉出了一道長如砲管般的柱狀物，以斜切角度橫過這個長方型展場，車子上方則有一個透明氣囊，隨著他設定的時間，以定時器控制此氣囊的膨脹與洩氣；一旁的牆上則以黑膠帶一片片的貼上如虛線的區塊，裡面的圖案、物品以及地上物件，都被他以此方式所「定位」。除了以上這些物件之外，他以台灣坊間經常可見的綠色紗窗布，架構一個個屋舍，整件作品浸淫在由木材的原木色、草綠色，以及日光燈所建構的一層平板光線中，構成了他一貫獨有的疏離氛圍。

創作對方偉文來說，究竟代表了什麼？或者該說「存在」到底是為了什麼？他表示：「一直認為創作是一種思考事物的方式，重疊了感受和意圖，這兩個平行的世界。開始做作品的時候，儘是一些素描和繪畫，然後畫面中的圖像似乎浮現了出來。之後，就開始做一些結合平面和立體元素而完成的作品。通常，我所處理的主題是在日常生活經驗中所延伸出的抽象之感受和情緒。我相信去理解和感受的過程是透過一連串網狀般的意識活動，因此所有事物都存在著必然的相互關係，就像生物般生長、擴散、漫延和繁殖。藝術並不是抽象或生命的仿真，只是定義存在的一種方式。」²

¹ 「寄生寓」創作自述，《藝術家》314 期，台北，2001/7，pp.488~489.

² 《飄緒》，台北：台北市立美術館，2001/3，p.66.